



奔向荒野

[英] 爱默·莫波格◎著 黄静雅◎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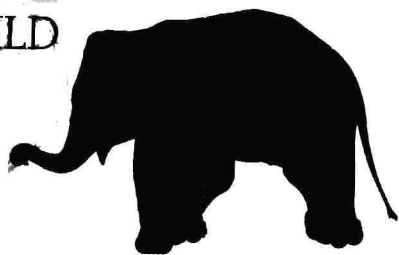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奔向荒野

【英】麦克·莫波格◎著 黄静雅◎译

michael
morpurgo
RUNNING WILD
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·北京·

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01-2010-022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奔向荒野 / (英) 莫波格 (Morpurgo, M.) 著; 黄静
雅译. —北京: 中国城市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074-2430-0

I. ①奔… II. ①莫…②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
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76654号

RUNNING WILD by Michael Morpurgo

Copyright © Michael Morpurgo 2009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China City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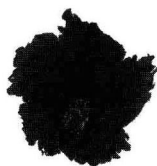
All rights reserved.

策 划	王 立
责 任 编 辑	唐 洪 黄 贇 刘基源
装 帧 设 计	蒋宏工作室 安晓蓓
插 画	芒 果
责任技术编辑	张建军 张雅琴 张美欣
出 版 发 行	中国城市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40号 (邮编100039)
网 址	www.citypress.cn
电 话	(010)63275378 (营销策划中心)
传 真	(010)63489791 (营销策划中心)
总 编 室 信 箱	citypress@sina.com 电话: (010) 52732057
投 稿 信 箱	world66@263.net (营销策划中心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字 数	110千字 印张7.25
开 本	880x1230 (毫米) 1/32
版 次	2011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(010)52732057



仅以此书献给埃拉、洛蒂和查理，并纪念他们的祖父埃迪。



耐心就是一切。如果看到一条蛇，就别动，让它过去；如果鳄鱼正在河岸边晒太阳，嘴巴大张地盯着你看，那就是它在说“这是我的地盘，小心点，别挡我的路”。尊重其他生物的空间，就是丛林的生存之道。

目 录



- 001 ... 心情突变
- 014 ... “看着我，我需要你的微笑”
- 032 ... “别给我树叶，乌娜，我不吃树叶”
- 055 ... 老虎，老虎……
- 078 ... 无花果盛宴
- 100 ... “他就是这儿的神”
- 129 ... “另一个”
- 149 ... 火光熊熊
- 169 ... 避难所
- 186 ... 大象的孩子
- 203 ... 尾声
- 207 ... 后记一
- 210 ... 后记二



心情突变

大海发出低沉的咆哮，冲向海滩。我骑在象背上，身下的海滩柔软又沉寂。我们沿着海滩一直往前走，渐渐地，离旅馆越来越远，离人们在海中戏水的欢叫声越来越远，一切变得无比安静。我喜欢坐在象背上，和大象的步伐一起轻轻摇摆。我合上双眼，呼吸着安谧的空气。曾经发生的一切好似前尘往事，已离我几百万里远。

曾经，我也喜欢像现在这样骑在象背上，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轻轻摇摆。每每那个时候，爸爸讲的一个关于大象的笑话就会蹦到我脑子里。我不怎么记得住笑话，但也许是因为爸爸说了太多次的缘故，这个我一直牢牢记着——我甚至



能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，和爸爸所说的版本如出一辙。

“你知道大象和香蕉的故事吗，威尔？”爸爸每回都是这么开头，但不给人回答的机会，就继续往下说，“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小男孩，他们俩面对面坐在火车车厢里——他们正在从索尔兹伯里前往伦敦的途中。男人的膝盖上放着个巨大的纸袋，里面装满了香蕉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男孩注意到些古怪：男人并没有吃香蕉，反而过几分钟就站起来，开窗，掰一根香蕉扔出去。小男孩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使劲想啊想，最后，只好开口问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（思），”他问，“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香蕉扔到窗户外面去呢？”

“为了把大象赶走。”男人回答道，“大象实在太危险了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可我没看到大象啊。”小男孩说。

“担（当）然没有了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又扔了一根香蕉出去，“都因为我的香蕉嘛。要是我不一直往外扔的话，就会有上万头大象涌过来，甚至无数头！大象危险啊，你要知道！”

我很喜欢这个笑话，主要是因为爸爸总在没讲完前，就笑得不能自己，而我爱听爸爸爽朗的笑声。只要爸爸在家，哪儿都是他的欢声笑语，整个房子都充满了活力。

我不愿意再往下想，我知道这样想下去的结果是什么，而那个结果我一点都不喜欢。所以我一直逼自己只想乘火车



去旅行的部分，想象这是一次爸爸没有参与的旅行，爸爸是不在这幅画面里的。但是和妈妈在一起的记忆又会跳出来捣乱，我无法控制，回忆变得杂乱无序——总是这样。一段记忆，回忆回忆着，就变成了其他记忆。我想，记忆就是这么的不由自主。

我总希望火车之旅能永远持续下去，特别是那一次的。我喜欢火车，喜欢它们发出的咔咔声，那么有节奏感。我喜欢把前额靠在冰冷的车窗上，手指随着玻璃上的雨滴一起移动，去追寻它在玻璃另一边滑落的轨迹。我也会盯着窗外急速飞驰的田野发呆，看着平野上散落的牛和马；看着大风里成群结队的星椋鸟；看着飞向夕阳的排排大雁。

我也会守在窗前，看那些野生动物，狐狸啊，兔子啊，有时还会有小鹿。偶尔看到一只对我来说都是了不得的事，给每次的火车之旅增光不少。它们几乎从来不跑，站在属于自己的旷野中，掉过头来盯着我看，眼神中也许有好奇，但更多的则是漠不关心。它们好像是在告诉我：我们才不在乎你呢，你们赶快走吧，赶快让我们自己待着。我总想成为它们中的一员。那瞬间的一瞥对我来说远远不够，总是一闪而过就没了。

但这次旅途中，我却没看见狐狸和小鹿，甚至连一只兔子都没有——那是因为我根本没像以前那样搜寻它们。我的思绪飞到九霄云外，不由自主，不受控制。在我看来，窗外只有灰暗的天空和绿地，模糊在一起，被单调的一根根规律排列的电线杆截断。这一切在我眼里都毫无生趣。但我却希



望这趟火车之旅永远持续下去，并不是因为我乐在其中，只是因为我不想去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我不想到达目的地。

我瞄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妈妈，她却沒有回头看我。我看得出来，她正深陷于自己的思绪中。我很清楚她在想什么，她想的应该和我差不多，所以最好不要去打断她。一想到今天吃早饭时曾对她大喊大叫，我就很后悔。我不应该那么做的，可当时就突然脱口而出了。早上，她的口气淡淡地，带着一点忧伤，对毫无准备的我说：“我们要回家去了，威尔。等我把箱子收拾好就走。奶奶说她会开车送我们去车站。”

我跟妈妈讲理，可她一点都不听。所以我就朝她吼了一顿，然后跑到干草房，爬到草堆顶上。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，一直到爷爷找到了我，把我接下来。他告诉我妈妈也很难过。他说，在发生这一切后，我们不应该再让她烦心。他说的当然是对的。我本来也没想让妈妈难过，可我就是很想和爷爷奶奶一起在农场过圣诞节。爸爸就是在农场长大的，而且每年不管爸爸在不在家，我的圣诞节也都是在这儿度过的。

其实老实说，这并不是我朝妈妈吼的惟一原因。我害怕关于回家的一切，而且我知道妈妈其实也和我一样害怕。所以得知妈妈突然急着离开时，我完全糊涂了。我一点都不明白，今天吃早饭之前，妈妈连提都没提过这事，为什么却突然告诉我这样的决定？这一点都不像她。妈妈一直都很喜欢和我讨论事情，一直都是这样。



几周前，妈妈坚持说要离开家，远离那些回忆和幽魂，去和爷爷奶奶住一段时间。可是现在那个妈妈哪儿去了？妈妈告诉我，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去和爷爷奶奶待在一块儿。而且在经历了相同的事情后，如果我们大家待在一起，会让日子好过一点的。可为什么她突然间就改变心意了？

我盲目地向车窗外望去，想努力弄明白原因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妈妈受够了奶奶。奶奶的确是世界上最难相处的人。她喜欢控制一切，老喜欢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甚至连该想些什么都必须遂她的愿。和她在一起时，必须一切都听她的，有时真的很让人心烦，甚至讨厌。但就像妈妈一直跟我说的那样，奶奶就是这么个人，我们必须学着去忍受——就像爷爷一直做的那样。

不，就算是因为奶奶，我们也不能走。没道理啊。但是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又会是什么？当然不可能因为爷爷，也不可能是农场。无论是对妈妈和我，还是对我们大家而言，这儿一直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，是我的梦中天堂。不管气候怎么变化，我都喜欢这里。每天在早餐前，我就和爷爷一起起床，挤牛奶、喂小牛，在回去吃早饭的路上，顺便打开鸡笼和鹅笼。有时，当我们离农舍距离够远，远到奶奶视线之外时，我就会和爷爷一起坐到拖拉机上，开着车到处跑。我们一起照着绵羊，数有多少只小羊羔，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修理篱笆。那些需要做的事都是我和爷爷的分内事，我们总是一起行动。

爷爷就像是一本活的自然百科全书。他知道所有和鸟有



关的歌，认识所有的植物。在当地周报上，爷爷还有一个和自然有关的专栏。可以说，他对自然了如指掌，而我也很喜欢听爷爷说这些东西。有天下午，当我和爷爷正准备进屋喝茶的时候，奶奶说：“威尔，拉里（爷爷的名字）如果离开农场会乐疯了的，你是不是也会这样？只要给你一点点机会，我猜你会连雨靴都不脱就睡觉。你和你爷爷简直一个样儿。”

她说得没错。一开始，爷爷并没有多说什么，我也是惜字如金。也许是彼此间太了解的缘故，我们根本不需要言语上的交流。爷爷对发生的事从来都是只字不提，除了有一次在挤奶房。我们挤完奶后洗手时，爷爷开腔了，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：“有点事情要告诉你，威尔。”他继续说，“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我想了不少。事实上，在过去的几周里，我都在想这些无用的东西。当你被什么东西割伤时，你该做的就是保持伤口清洁，贴好药膏，是这样吧？然后你得给伤口一些愈合的时间——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——而不应该老把药膏揭下来，反复地看伤口。因为这么做的惟一后果就是，你在不停提醒自己伤口有多疼。你还会总是质问自己，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。这样做并不会让一切变得好起来。有时——我知道现在有些人并不是这么想的——可是有时当你受伤了，我觉得抱怨越少越好。所以我和你，威尔，我们都不再提这件事了，除非你想。就是这样。”

但是我一点都不想，因此在我们两人之间，这件事再也没有被提起过。事实上，奶奶也几乎从没说过，至少当



着我的面没再提过。在我们之间，“只字不提那件事”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条约。我对此很高兴。我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我，为了让我远离痛苦。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让我不再想这件事。

问题是，这件事实在挥之不去。不论爷爷奶奶让我们多忙碌，多愉快，这件事还是在我们的脑海里。我们确实很开心，不管身处的环境怎样，我们都在尽最大可能去开心。但每当傍晚时光结束，到了我该上楼睡觉的时间，对即将面对的黑暗，我总是充满恐慌。而妈妈脸上的表情也告诉我：我们面临着同样的恐慌。

床头的灯是亮着的还是灭的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。只要一躺在床上，一切往事都会汹涌而来：我心里的伤，人们对我的怜悯，而最糟糕的，是那件事的结局。每晚，我都渴望着尽快入睡，这样我就不用再想起它，我就不用把往事再回忆一遍，让思绪再翻江倒海一遍。可是我越想睡着，就越睡不着。我只好躺在床上，听着从楼下厨房里传来的小声的谈话声。

如果我仔细听，就能听见他们说的大多数内容。我并不要偷听，可是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去听。我又听见了妈妈的啜泣声，有时还有奶奶的。过一会儿，我发现我也跟着一起哭了。我一开始哭，就怎么也停不了，直到哭着入睡。因为从下面厨房里传来的妈妈的话，把我曾经的感觉都唤醒了。

当我骑在大象背上，沿着海滩走的时候，她的那些话





又进入到我脑海中。一只大蜥蜴（或者是只鬣蜥）在我们前面的沙滩上快速滑行，又消失在棕榈树投下的阴影里。还有一只海鹰在大海上滑翔。可以看的风景有那么多，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不快的回忆忘掉。我尽了最大努力，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当下，让自己享受此刻温暖阳光带来的欢乐，让自己沉浸在这片奇异天堂的美景中——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确实让自己释怀了，但却没能持续很久。我想，如果我真的想把脑子里的东西放下的话，应该用一些美好的时光来代替它们。比如，和爷爷一起开拖拉机，给羊接生并摩擦小羊身体给它们取暖，看着狐狸一大早成群结队地从高原草地路过。

但恰恰相反，我脑海里塞满了前几夜妈妈在楼下厨房里说的话。此时的我就好像第一次听见那些话一样，每个字都敲在我的心上。

“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？妈妈，我该怎么告诉威尔？我的意思是，怎么能把这一切告诉一个九岁的孩子？怎么向他解释这件愚蠢的事？我还得掩饰我想尖叫的冲动，摆出一副一脸坚强的样子。我知道他是你的儿子，妈妈。我知道我不该这么说，我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，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此。我爱你的儿子，从第一天看到他时我就爱上了他。但我真的很生气，有时我觉得有点恨他。这是不是很糟糕？不是吗？一回到家，我得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，对所有人都伪装。这么做都是出于那个好原因，而且我还应该以他为荣。在别人



眼里，我是个勇敢的女人。是的，我是为他感到骄傲，但我真的应付不来，我一点都不勇敢，那个借口也并不高明。告诉我为什么。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？他为什么非走不可？为什么走的非得是他？”

过一会儿，等他们快上床了，妈妈就会到我房间里来。像往常一样，她会亲我一下向我道晚安，这时我就假装已经睡着了。我其实是在不出声地哭。妈妈出去后，她的那些话又在我耳边响起，它们整晚都萦绕着我。那一夜，我觉得自己几乎要溺死在悲伤中了。

我知道，如果我继续这样抓着往事不放，就得一遍遍地承受同样的痛苦。我猛地把思绪拉回来。从现在起，我只会想些美妙的时光，和那些能让我灵魂放轻松的魔法时刻。这样我就能赶走所有的悲伤，这样我就能再笑起来。我觉得这个方法的确奏效了。我几乎能感觉到妈妈的手臂正抱着我，还有她摸我头发时手指的冰凉。可随后我又想起来，以前我们在家的時候，她也是这么做的；我们仨在一起的最后一天，她也是这么做的。

现在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，当时的细节一个不落：爸爸穿着制服，沿着小路走下去，妈妈站在我旁边，我们一起看着他离开。她的手臂落在我肩上，手摸着我的头发。向爸爸挥手告别后，我们穿着晨衣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，看着送奶车沿路发出嗡嗡的声音。

“别担心，威尔。”妈妈跟我说，“爸爸之前去过那儿两次。



他会没事的。你还来不及喊‘杰克·罗宾逊’^①，他就会回来。等着看吧。”

“杰克·罗宾逊。”我立即说道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抬头看她，发现她含着泪在笑。我知道我说话了。

而那个下午的每个时刻，即使过了一个月，仍深深印刻在我的大脑里。我尽自己最大可能不去想它，努力克服这段回忆。而现在，我骑在大象背上，离家几千英里，远离这段记忆发生的地方。那是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，我们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，看《怪物史莱克2》。这大概是我们第十次看这部电影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——爸爸在几个月前把电影的DVD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我。当时，我们正和往常一样欣赏这部电影，被一个个疯疯癫癫的情节、笑料十足的恶作剧逗得捧腹大笑。门铃突然响了。

“哦，上帝啊，会是谁啊？”妈妈说。她按下遥控器上的暂停键，一脸不耐烦地从沙发上起来，去看是谁来了。我对来的人一点都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继续看“怪物史莱克”。走廊里传来小声的讲话声。我听见脚步声一路从走廊进了厨房，接着是关门的声音。不管来访的人是谁，妈妈看来一时半会是不会回到起居室来了。所以我按了播放键，继续看电影。

① 杰克·罗宾逊（Jack Robinson），英国俗语，形容很迅速。此语在18世纪初，英国画家托马斯·赫德森的一首叙事小曲里首次出现。讲的是一名叫杰克·罗宾逊的水手，在一次航海回来后发现妻子已同别人结婚。妻子对他说：“我不能再等你，因为你一直没有消息。”水手说：“我气恼烦闷有何用处？还不如远航荷兰、法国、西班牙，哪怕走遍海角天涯，也绝不再回这里。”说完他转身就走，让他的妻子连喊一声“杰克·罗宾逊”都来不及。

